

墨熊 / 著  
DomotoLain / 绘

# 横 花 天 空

Flower's  
Walkalla



CS 湖南美术出版社



# 花 天 空

Flower's  
Walkalla

墨熊 / 著  
DomotoLain / 绘

墨熊 / 著  
DomotoLain / 绘

# 花 天 空

*Flower's  
Valhalla*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龙天空/墨熊著;DomotoLain绘.—长沙:湖南美术出版社,2013.1  
ISBN 978-7-5356-5976-7

I. ①黄… II. ①墨… ②D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7175号

# 黄龙天空

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

- 著者 墨熊  
绘者 DomotoLain  
出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 
地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 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出版人 李小山  
出品人 刘焯伟
- 责任编辑 贺澧沙 陈雨虹  
美术编辑 周贵彬  
制版印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  
开本 787mm×1092mm 1/32  
印张 7.5  
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 
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356-5976-7  
定价 15.00元

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(020) 38031526 传真: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

# 目录

*Directory*

001

序 幕·骑士团

*The Crusade*

006

第一幕·狐狸尾巴

*You can't hide the tail forever*

056

第二幕·猫耳的名侦探

*The cat detective*

110

第三幕·我的妹妹

*Your only sister*

162

第四幕·黄龙天空

*The way of the world ends*

217

终 幕·就像那苍蓝色的晴空

*Just like the blue sky*

228

作者后记

*Author's Note*





 序幕，骑士团

*The Crusade*

那些蔑视着蜻蜓，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大大小小低等昆虫的愚人，在看过“弗拉迪米安”之后，都会呆若木鸡地闭上嘴巴。

它秀丽、优雅，完美得就像由碧玉精雕细作而成的艺术极品。它霸气、雄浑，威武得如同用精铁千锤百炼而成的神兵利器。

每一栋傍山而建的塔楼，每一道沿海而立的城墙，每一座栩栩如生的雕像，都可以被视为“蜻蜓建筑学”的典范。那鳞次栉比的花岗岩结构以人类难以理解的方式组合在一起，在周围自然环境的映衬下，共同绘制出了一整幅既扭曲又充满了几何美感的奇葩画卷。

这是一座屹立在碧海与蓝天之间的巨型堡垒，这是一座横亘在“文明世界”与“纳西姆大陆”之间的钢铁要塞，这是一把抵在所有政客心头的利刃——它与云墙隔海相望，与大都市奥比安也只有两千五百里之距。如果使用最快速的蒸汽舰，文明世界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，便能集结起一支舰队，空临于此。

但如果说“飞越云墙”是一种“最可笑的愚行”，那么袭击“弗拉迪米安”便可称得上是“最壮烈的自杀”了。

千百年来，从未有一个活着的人类踏足过这里，“弗拉迪米安”的威名在文明世界流传甚广，许多人相信，蜻蜓的大部分入侵行动，都是以这座要塞作为起点。而实际上，“弗拉迪米安”



是一个象征，正如云墙是“保卫文明世界”的象征一样，它代表了蜻蜓的力量与尊严，以不可战胜的气魄威慑着每一个试图染指纳西姆大陆的人类。

但是今天，这里的气氛却格外凝重……甚至，可以说是有一点点“恐慌”。

被烛火勉强映亮的礼堂中，挤满了身形健硕的纳西姆黑角虫，这些拥有类人体态和智慧的怪物穿着黑色的长袍，或站或蹲，张牙舞爪，鼓噪着各自的共鸣器，用名为“格雷西古语”的诡异语言争吵着、喧嚣着，让整个场景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滑稽的化装舞会——只不过出席者并没有化装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，它们真的都是些“妖魔鬼怪”。

数米高的木质大门被用力地向两侧推开，也许是察觉到了突然涌进空气的这股压迫感，礼堂中的嘈杂声突然间小了下去。有几只黑角虫还侧过身来，用谦卑的姿态对着出现在门口的那个娇小身影——一只蜻蜓姬。

虽然所有的蜻蜓姬都被刻意打造得面若桃花，但这一只却实在是太过完美以至于让人觉得有些不真实……不，不仅是容貌，她那面无表情的眉宇之间，所流露出的孤高、桀骜与威严；那坚定铿锵的步伐之间，所展现出的冷静、优雅与尊贵，完全不是普通蜻蜓姬所能相提并论的级别。

在满厅的黑角虫簇拥之下，蜻蜓姬的身形简直微不足道，但哪怕只是被扫过一眼，这些比她粗壮上许多的大虫子都会识趣地微微退后，为她让出通向礼堂最中央的路。

她摘下兜帽，纯白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际，与那一身黑色的

战袍形成鲜明反差，紧随其后的另一只——无论相貌还是气势都逊色得多的蜻蜓姬连忙接过她褪下的披风，帮她理顺身后的蝉翼，毕恭毕敬地退到一边。

“跪下。”

她唇角轻动，第一句话，由共鸣器和嘴巴同时发出。只是轻描淡写的短句，却像是有着无边法力的强大魔咒一般，自礼堂中心四散传开，每一个听闻的大虫，都毫不犹豫地俯下身来，安安静静地半跪在地。

“我理解你们的恐惧。”她顿了顿，原地转身环视一周：“但我不能原谅——你们是‘弗拉迪米安骑士团’的成员，是守护世界的最后希望，你们没有恐惧的资格与权利……我千里迢迢，从母后病榻前赶到这里，不是为了来看你们六神无主的丑态。现在，想要退出的人，站出来，”她微微昂起精致的下巴继续说：“我将立即赐予它永恒的宁静。”

无人应声——整个大厅安静得连空气都已经凝固了。

“很好，”她起步继续前进，头也不回地轻声命令道：“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们就保持这个姿势好了，就当是……为自己的懦弱与动摇反省。”

虽然掩饰得十分巧妙，但恐惧与不安同样在她姣好的容颜上露出了微小的痕迹。直到穿过整间大厅，进入礼堂一侧的地下室时，她的表情才彻底放松下来……不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比之前更加阴冷——带着某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、刻骨铭心的怨意。

这是一个椭圆形的房间，在蜻蜓修筑的建筑中十分常见，





但对于由人类改造而来穿着鞋子的蜻蜓姬来说，要在其中活动并不是一件易事，她只有扶着墙才能勉强站稳。

房间的中央是一座有些像天体仪的怪异装置，交错的金属环将数个悬浮着的球状物体围拢在中间，一边转动着一边发出齿轮咬合时的那种“咔哒”声。一只纳西姆黑角虫站在仪器旁，似乎在调试着什么，与大厅中的那些不同，它穿着通体白色的长袍——通常这是“学识渊博”的象征。

“情况有多糟？”来不及寒暄，蜻蜓姬开门见山地问。

“两天内拦截到了三次血祭仪式，”对方背上的共鸣器微微颤动，也是直接地回答道：“千人规模……而且非常近。”

蜻蜓姬咬了咬牙，用手捂住了左侧额头问：“有多近？”

“方圆一千里之内。”

“这个区域内应该没有人类的城市……”

“像样的定居点，只有一个叫做‘巨像镇’的海滨小城……你不在的时候，骑士团已经通过决议，派出他们最好的斥候去调查了。”

“‘它’……”蜻蜓姬略作停顿：“‘它’醒了吗？”

“这种强度的血祭还不足以突破‘弗拉迪米安’的拦截阵，但是……”白袍的虫子终于转过了身来：“如果参加仪式的人数再扩大一倍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”

“‘它醒来，世界便会终结’……”蜻蜓姬默默地念着这句教诲，攥紧了双拳道：“我向你保证，这种事情不会发生，给我两天时间，我会把这个区域的人类数量控制在‘不必担心’的范围之内。”

“冷静点，索菲。”第一次的，对方唤起了她的名字：“无论如何，在两天内进行三次千人血祭都不正常……‘真神派’在文明世界也是邪教，我认为他们现在没有能力举行如此大规模的仪式。”

“我不是来听道理的……”蜻蜓姬冷冷地回道：“我是来解决问题的。”

“屠杀与暴虐终归是恶德，索菲……”虫子伸出锐爪，轻轻按住她白皙的肩头：“如果这世界充满了无辜者的哀嚎，那么即便她能够得救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蜻蜓姬盯住面前“咔咔”作响的仪器，沉思了几秒：

“……三天，”她抬起头，拨开搭在肩上的爪子：“我等三天，如果那时斥候还没回来，我就动员骑士团发起入侵。”

“到那时，我会为您的武运祈祷。”

“为你刚才说的那些‘无辜者’祈祷吧，”索菲的唇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迷人的酒窝：“在我降下的破灭与惩戒中，他们的哀嚎必将响彻天际。”

这只是一瞬间的冷若冰霜的微笑，却透出了凝重的杀气与疯狂的执念，即便是站在她对面的同胞手足，也仿佛感受到了彻及肺腑的寒意，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半步。



## 第一幕，狐狸尾巴

*You can't hide the tail forever*

1.

“哈……哈……呵……”

女孩轻轻地喘息着，带着疑惑与惶恐。

刚才……发生了什么吗？

身体在不住地剧烈颤抖，恐惧的感觉也还残留在心底，但仔细想来，对于“为什么要恐惧”，她却完全没有印象……

……怎么回事？

女孩腾出支撑着身体的一只手，慢慢抚压了一下额头，这个简单的动作并没有缓解那短暂的失忆，反而让她发掘了一个更令人困惑的现象——平日轻盈灵活的身体，此刻却变得异常沉重，从指尖到脚底心，都像是灌了铅一般。

脑中的思绪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那大片大片的空白，开始被名为“意识”的东西所填充，女孩低头看了看面前清澈的泉水，又抬头瞧了瞧树冠之上的点点繁星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

她叫“玫”——一种和她一样娇小玲珑的花的名字，每当春季，在纳伊美人聚居的温带地区，总能看到漫山遍野的玫花，放眼望去，那像麦田一样金灿灿的花海随风微摆，飘起的小小花瓣在空中盘旋起舞，煞是壮观。

玫抬起左手，看着沾有泥土的手心，目光随之下移到自己莲藕似的白润小臂，继而是肘部，再往后是胸口……虽然尺寸还不够令人满意，但那粉红色的可爱蓓蕾还是说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——她正裸着身子，一丝不挂。

对……女孩想起来了，今天是5号……按照教义，她应该是在每个月的这一天晚上都出来“净身”才对——虽然她还不完全理解这个行为的意义，不过从懂事那会儿起到现在，一直都有照做，因此今天也应该不会例外。

她稍微往前爬了两步，面对着一汪泉水，那幽黑深邃的镜面里，透出一张精致小巧的脸，虽然用“妩媚”来形容并不完全恰当，但确实是属于那种任何人看了以后，都会由衷赞叹上一句“好可爱啊”的类型。

带着满腹狐疑，玫小心翼翼、慢悠悠地站了起来。她捂着胸口，警惕地环顾四周，而回望她的，却只有漆黑寂静的森林。在确定没有被人偷窥的情况下，她舒展手脚，一边抚摸着自已杏黄色的头发，一边盯住泉水中的倒影。

以同龄纳伊美女孩子的平均标准来看，她的身材实在是太过娇小了——不光是个头矮，身板薄，手手脚脚也都很纤细，总让人感觉是发育迟缓的样子。

……不，有什么不对劲。

面对倒影，玫忽然从心底里泛起一阵忐忑：为什么明明是自己的身体，却有如此强烈的陌生感？她是谁？是“我”吗？是那个名叫“玫”的“我”吗？

“喂！小玫！你洗够了没有！”



不远处的树丛深处，传来了不耐烦的男声：“再不出来我就不管你了哦！”

是哥哥赛法的声音——父亲过世后，每个月来这片森林“净身”时，都是由他保护自己来着……

“烦死啦！”就像每次被如此催促时的态度一样，女孩吊起嗓子大声应道：“嫌我慢，你自己回去不就好了！”

“不是嫌你慢，是你真的太慢了……”男声顿了顿：“这都一个小时了啊！你打算要洗掉一层皮吗？”

“最，最近出汗比较多嘛！”玫四下张望，急切地想要找到自己的衣物和浴具：“哎？放到哪里去了……”

视线游移，刚好与从灌木丛中探出身来的赛法四目交投，兄妹俩先是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惊愕表情各自愣了几秒，继而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——“啊!!!!!!!!!!”

玫用手挡住身体的关键部位，撕心裂肺地尖叫着，发出杀猪一般凄厉的声响，连在树梢间安睡的鸟儿都被惊醒，扑腾着逃向夜空——常有人“夸赞”玫长了一副“唱歌剧的好嗓子”，身为哥哥的赛法也不是第一次领教了。

“你……”他慌忙转过身，十分尴尬地辩解起来：“你怎么还没穿好衣服？我，我以为……”

妹妹的尖叫还在继续，声嘶力竭。

“好啦！我走！”赛法像投降的士兵那样将双手举过头顶，背对着妹妹向灌木丛移去：“你……你也快点啊……”

一口气足足叫了半分钟，即便是“天赋异禀”的玫也有些透不过气来，她一边吸着气，一边俯身用手舀起一小捧泉水，

送到嘴边——这个动作让她刚好看到了自己丢在灌木丛底下的衣物。

窃喜之余，玫却又发现了另一个有些骇人的场景——就在衣物旁边，隔着一块小石头的草地上，铺着一大滩明显是血迹的猩红色。

“啧……”她不禁面露恶色。

虽然也见过杀鸡杀鱼什么的，但这么大量的血迹，玫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她本能地张口准备呼唤哥哥的名字，想了想却又放弃了。

在血痕中，一块白色的毛巾煞是醒目，而就是这个与“血”相比平淡无奇的小东西，让女孩猛地一惊，她顾不上刚才的厌恶，手忙脚乱地扑上前去，将毛巾拎在手上——

这正是她带来的“浴巾”，虽然已经用了有些日子，但一直受到女孩的悉心打理，总是白白净净的……而现在，它不仅染上了讨厌的血污，中间还破了一个碗口大小的圆洞——总而言之，就是已经完全失去作为“洗漱用品”的价值了。

“哎——”

女孩一脸苦相地叹了口气：

“这要怎么和妈妈解释啊……”

对母亲怒火的畏惧，让迟钝的小玫忽略了许多显然比“要怎么解释”更为严重的问题……比如，“她已经被吃掉了”的这个事实。





## 2.

对于一间其实已经安装了电灯的农舍来说，桌上忽明忽暗的破油灯总给人一种不协调的诡异感，这当然不是农舍的主人为了怀旧而搞的噱头——虽然被尊称为“圣女”，尤希娜的“吝啬”就和她的美貌一样，早已是巨像镇中人尽皆知的谈资。

以纳伊美人的审美观来说，尤希娜的容貌可称得上是完美无缺的标杆——稻穗般金黄的秀发，星夜般深邃的眸子，如雪的肌肤，如玉的温唇，恰到好处的身线……既不是赛法的“俊朗”，也不是玫的“可爱”，能用来描述他们母亲的形容词，就只有“美艳”这一种。

当然，作为神职人员，镇民们只能看到她“温柔贤淑的那一部分”，而她的两个孩子则经常能看到“另一部分”——比如说今晚，这本应是一家人围坐在桌前边吃甜点边聊天的美好时光，却因为一件小小东西的丢失而陡生变故：“连浴巾都能弄丢？”尤希娜揪着眉红着脸：“来，告诉你亲爱的老妈，你到底是有多大的本事，才能在洗澡时把浴巾给弄丢了？”

“哎……”玫嘟起嘴巴，放下手里的蜜桃饼干：“……只是洗得太投入了嘛，它一不小心就不见了。”

“毛巾，孩子，毛巾，”尤希娜瞪着双眼，露出一副颇有点惊悚的表情：“毛巾不是驴子，你再怎么不小心，它也不会自己跑掉的哦。”

玫看了看她，又看了看自己的右手，将剩下的饼干“啊呜”一口吞掉。

“喂！我在跟你讨论很严肃的问题！”

“妈，算啦，”一直在旁边看着书，沉默不语的赛法突然插话道：“小玫肯定只是想要块新毛巾而已，你也别太抠门了。”

“贪得无厌是恶德之源！”尤希娜突然激动了起来：“小玫是巨像镇的下一任圣女，如果她都不能以身作则，成为勤俭节约的光辉典范，那信徒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喂，”赛法笑着翻过一页书：“只是想要一条毛巾，怎么也不能叫做‘贪得无厌’吧？”

“你们都在自说自话些什么哪……”玫又从桌上的盘子里拿了一块蜜桃饼干，说着就要往嘴里送：“我又没有说要新毛巾什么的……”

这个小动作没有逃过妈妈的眼睛，她一把抓住了玫的手腕：“这是第三块了吧？你平时只吃一块的。”

“不是吧！”赛法哭笑不得：“连块饼干都舍不得啊？”

当然不是为了计较这一块饼干——尤希娜虽然吝啬，但至少在食物方面从来都相当慷慨……不，确切地说，恰恰相反，她总是在为“玫的食量太小发育不起来”而担心。

尤希娜松开手，正襟危坐，上上下下仔细端详自己的宝贝女儿。而玫注意到母亲困惑的目光之后，张着嘴犹豫了片刻，才一口将饼干咬去大半，“嗯嗯唔唔”地咀嚼起来。

“你最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尤希娜关切地问道：“比如头晕？肚子疼？特别想吃甜食？”



“哎？也没有吧。”玫视线抬，努力回想了一阵的样子：“只是身体有点……沉。”

“‘身体沉’……嗯……”母亲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托着腮帮又观察了小玫几秒，突然神色凝重地问道：“你该不会是背着我，被什么人给‘有的没的’了吧？”

“妈！”赛法激动地用力合上书本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

“哎？”玫歪过头，一脸迷茫地将视线在哥哥与母亲之间打了个来回：“什……什么‘有的没的’啊？”

“‘有的没的’，就是……”尤希娜欲言又止，摆在空中做比方的手势也停顿了下来：“就是‘有的没的’咯，你已经14岁了，不会不懂的对吧？”

“妈！别闹了，怎么看玫都还只是个小孩子嘛。”

“你懂个啥？我在她这年纪的时候……”看到赛法吃惊的表情，尤希娜忙挥了挥手：“也……也还没有‘有的没的’呢！”

“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”玫又嘟起了嘴：“‘有的没的’是什么跟什么啊？”

“……算了，”尤希娜赶紧岔开话题：“毛巾的事情呢，以后再说。”她顺手从盘子里拿起一块蜜桃饼干，咬了一小口：“明天是‘密语日’，赶紧漱口睡觉，别像上个月一样，到了神殿里还迷迷糊糊地打瞌睡。”

“啊——”玫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趴在桌上：“又是‘密语日’啊……”

“对，又是‘密语日’，”尤希娜故意接过她的话道：“每个月的6日都是‘密语日’。”